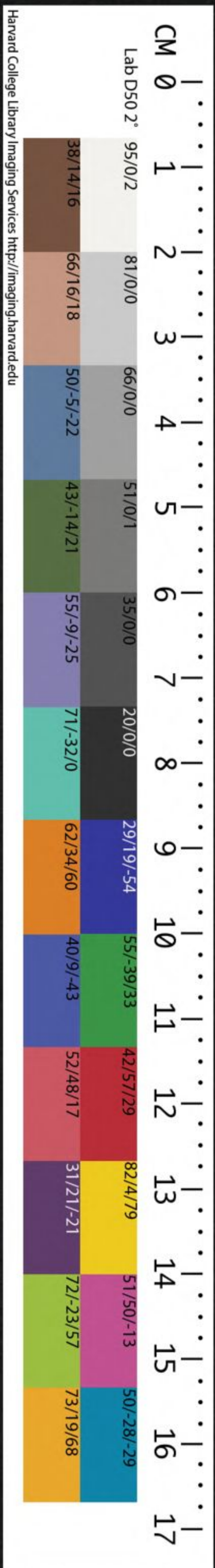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T 2516/3124



史記鈔卷之三

蒙恬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二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隱宮宮刑
為宦者

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即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井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井泉，歷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二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

史記卷之十三
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右勝

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闕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

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

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參拾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

之者而反周公曰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媿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

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
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
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
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
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
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
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
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
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
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
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
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
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
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
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
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頭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

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竒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

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闞，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

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俾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俾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如燕趙刻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吾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

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為陳王狗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纔，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

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狗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

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

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娣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娣醉。不知其

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

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鷹陳澤先嘗也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鷹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鷹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

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軍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言陳餘如厠還亦怒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雅故也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耳公

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園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

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文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相講蔽徐廣曰講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罾禮高祖箕倨言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

考

非也吾王長者不信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長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自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乃壁人置人壁也柏人要之置為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

刺也云
完也

音與如

人與林斧

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
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
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
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
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
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
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

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
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
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
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
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
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吭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
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
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
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傑俊。所居國無不取。鄉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信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鈔卷之四

彭越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

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

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

日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
梁地多功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
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
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
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
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
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死春立彭越
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
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
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
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
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
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
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
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
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
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
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

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

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

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

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柳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

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
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
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
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疆以漢為
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
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
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
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
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

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
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
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
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
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
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
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
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
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
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

聲音掃

史記卷之六
三十一
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
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
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
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
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
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
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
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
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
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

構成也
李夏然曰

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
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
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
布曰。事以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
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
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

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

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

一作

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

地今別為三。彼敗，言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其上。廼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貴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之後哉。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害。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餒。飯信。竟

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執視之。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
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
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
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
公無所追，追信詎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
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所與語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
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
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
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
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
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
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
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
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

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
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
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
封爵者卽剗獎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
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
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
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
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持劫於威彊耳名
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仕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
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
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
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
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脫

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敖王皆降合齊趙
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
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漢之敗卻彭城寒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
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謂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
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襲
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
兵禽夏說閑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
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
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
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
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
里餽糧士有饑色燕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

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
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
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
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詭謀奇計。曰吾聞兵法
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
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
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
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
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

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
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
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
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
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
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
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

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智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

鄙言驛

榆美也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填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

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自音符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因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

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

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迫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

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
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
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
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
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
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
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復

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
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致
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
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
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
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
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
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而東侵人

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

事項王官不過郎中為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

何謂也。荆通曰：天下初發難也。後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空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

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患。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

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

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

騏驥之跼蹐，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

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

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淮陰侯。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

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為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縮

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債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類當城生子，因名曰類當。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

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群臣觖望。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

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
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
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
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
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
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
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
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
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

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
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
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
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
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
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
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
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
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疾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入。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